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集編卷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録監生臣劉田

儀禮集編卷三十二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士虞禮第十四之一

鄭目録云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宫以安之虞於五禮屬凶

疏曰案此經云側亨於廟門外之右又記云陳牲於廟門外皆云廟目録云祭之殯宫者廟則殯宫也故

鄭註士喪禮凡宮有鬼神曰廟以其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是以鄭註喪服小記云虞於寢祔於祖廟是也

黄氏曰案檀弓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註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

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此可以補經文之闕故備錄於此

敖氏曰此篇言士喪始虞之禮

郝氏曰虞憂也安也既葬之日迎神而反憂親魂無歸祭以安之喪禮云三虞卒哭葬後凡三舉虞死者魂散殷勤妥侑是以謂虞

士虞禮特豕饋食

註曰饋猶歸也

疏曰左氏傳云卜日曰牲是以特牲云牲大夫已上稱牲亦稱牢故云少牢此虞為喪祭又葬日虞因其吉日故略無卜牲之禮故指豕體而言不云牲大夫已上亦當然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犆牲又此下記云陳牲於廟門外檀弓云與有司視虞牲皆言牲者記人之言不依常例故也然少牢云司馬刲羊士擊豕不言牲者據殺時須指事而言亦非常例也

敖氏曰祭而用黍稷焉曰饋食猶言饋之以食也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

註曰側亨亨一胖也亨於爨用鑊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

疏曰祭吉禮皆全左右胖皆亨此亨一胖者以其虞不致爵自獻賓以後則無主人主婦及賓已下之俎故唯亨一胖也特牲吉禮鼎鑊皆在門東此云門外之右是門之西未可以吉也

敖氏曰東面謂亨者也爨亦存焉此亨於門外之西變於吉祭且別於奠也

張氏曰此虞實在殯宫即適寢也而曰廟故註曰尊言之也

魚腊爨亞之北上

註曰爨竈

敖氏曰於特豕云亨云東面魚爨云爨云北上文互見也

郝氏曰亞次豕爨也北上豕爨在北

張氏曰三鑊皆在西方

饎爨在東壁西面

註曰炊黍稷曰饎饎北上上齊於屋宇於虞有亨饎之爨彌吉

疏曰案特牲云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今在東亦反吉也小斂大斂未有黍稷朔月薦新始有黍稷向吉仍未有爨至此始有亨饎之爨故云彌吉

敖氏曰爨在堂下乃云在東壁者見其近於壁也壁爨之間當容人此南北之節亦當南齊坫

世佐案註云饎北上者炊黍者在北也屋宇即屋梠饎爨在門內者以婦人主之故也此士禮也大夫則廩人掌之在門外

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

註曰反吉也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

疏曰吉時設洗皆當東榮

敖氏曰此設洗在西亦以主人位于西階上故也凡設洗水在外篚在内不别於東西也此篚亦南順而實爵焉

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户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

註曰酒在東上醴也絺布葛屬

疏曰吉禮玄酒在酒上今以喪祭禮無玄酒則醴代玄酒在上也絺綌以葛為之布則以麻為之今絺布

並言則此麻葛襍故有兩號

敖氏曰祭而尊于室中且用一醴一酒皆異於吉也醴酒並用者醴以饗神酒以飲尸亦見其未甚變於奠也兩甒西上亦以神席在西也尊之所上吉凶同

郝氏曰當戶室東北隅也室戶在東南隅當之向明也無禁尊著地也絺布細布加勺冪上柄向南便取也

世佐案特牲記云冪用綌以紖葛爲之也此以麻

葛雜為之亦異于吉非謂絺精于綌也

素几葦席在西序下

註曰有几始鬼神也

疏曰經几席具有註惟云几者其大斂奠時已有席至此虞祭乃有几故也天子諸侯始死則几筵具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是也從姜氏節本

敖氏曰虞乃用几辟尊者之禮也周官司几筵曰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謂奠時也是天子之禮未虞以

前已用几矣

郝氏曰几以依神用素變于吉也葦席神席

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

註曰苴猶藉也

郝氏曰西坫閣物之具在堂上西

張氏曰刌度也截也苴刌茅者藉祭之刌茅也度而

截之故謂刌茅

世佐案苴所以藉祭也刌斷也苴刌茅者謂藉祭

之物斷茅以為之

籩兩豆葅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

註曰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葅右取醢便其設之

疏曰此籩繼西楹言之則以西楹為主向東陳之一

鉶亞之者葅以東也尸在奥東面設者西面設於尸

前葅在南醢在北今於西楹東籩之葅在東醢在西

是南面取之得左取葅右取醢至尸前西面又左葅

右醢故云便也

敖氏曰醓在西東上也東上者變於堂下之敦位也

鉶亞於醓又在其西鉶不言豕可知

郝氏曰鉶鼎和豕肉為鉶羮亞之次于兩豆南

世佐案此兩豆一鉶之次雖取節于西楹而不統于楹葅最東為上醓也鉶也次而西也疏云鉶在葅東郝云在兩豆南皆誤

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

註曰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北上葅與棗

不東陳别於正

疏曰此從獻豆籩雖文承一鉶之下而云亞之下别云北上是不從鉶東為次宜於鉶東北以北為上向南陳之然則東北葅為首次南醢醢東栗栗北棗棗東棗棗南栗故鄭云北上葅與棗云不東陳别于正者以二豆與鉶在尸為獻前為正此皆在獻後為非正故東北别也從句讀節本

敖氏曰此豆籩云從獻者以其先獻而後薦也兩豆

亞之葅在錋西醢在葅南也四籩亞之於醢之南一一為列也北上者南陳不東上西陳者别於正郝氏曰兩亦一葅一醢又次錋南四籩又次于兩豆南北上豆以下在西楹東者皆自北陳而南

世佐案兩言亞之皆謂次而西也北上又此兩豆四籩之自為次也豆則葅在醢北籩則衆在栗北

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萑席

註曰藉猶薦也

敖氏曰藉敦未必有席席字葦葦當作蓋因上文而衍也

特牲禮曰藉用萑

郝氏曰西上黍在西稷在東藉用葦席豆以下皆陳于席上

世佐案階間東西節也陳之亦於堂上敖云於堂下非黍稷必用藉者重之也豆籩之屬則錯諸地而可矣郝說非

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

註曰流匜吐水口也

敖氏曰匜水匜中有水也所以沃盥自設洗至此其陳設之位與特牲饋食異者皆為變於吉

郝氏曰匜盛水置槃中而匜口向南槃設于西階下洗南以簞盛拭手巾于槃匜東

張氏監本正誤云簞巾在其東巾誤作布

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

註曰門外之右門西也

敖氏曰陳鼎於西與享于西之意同下設鼎放此

郝氏曰三鼎豕魚腊陳于門外西塾南北向直陳以北為上序而南也

七俎在西塾之西

註曰不餒於塾上統於鼎也塾有西者是室南鄉

疏曰云不餒於塾上統於鼎也者決下文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又去賓降反俎于西塾至於主婦亞獻訖直云賓燔從如初明尸受燔訖賓亦反俎于西塾上

是互見義也

敖氏曰匕亦在俎上

羞燔俎在内西塾上南順

註曰南順于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在燔東

敖氏曰燔炙肉也言羞見其非正俎南順以羞之者當北面縮執之也少牢下篇言縮執匕湇俎之法乃當其下端然則縮執俎者其法同耳此俎在塾上執時則升取之如取物于堂然不言肝俎肝先進此時

亦設之可知設肝俎當在燔西便其先取之也西塾之階在塾西

郝氏曰羞猶進也羞燔之俎非正俎三鼎為正從薦為羞肉曰燔肝曰炙不言炙可知也

右陳設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

註曰葬服者既夕曰大夫髽散帶垂也賓執事者賓

客來執事也

疏曰始虞與葬服同三虞皆同至卒哭則作作續解作依通其喪服乃變麻服葛也賓客來執事以其虞為喪祭主人未執事案曾子問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節本從句讀

敖氏曰葬服主人髺髮衆主人及兄弟免而大功以上者皆散帶垂也弔服疑衰素冠麻絰帶也如朝夕臨位主人及兄弟在東方賓執事者在西方也婦人

及內兄弟其服亦如葬服其位亦如臨位婦人葬服

經無所見蓋與既殯之服同

郝氏曰兄弟衆主人以下及內外兄弟也如朝夕奠

主人西面外兄弟在其南賓繼之等位也婦人主婦

以下內兄弟姊妹之屬

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

位于門西東面南上

註曰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也治

葛以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至於既卒哭主人變服則除右几於廟近南也

敖氏曰祝公有司之助喪祭者也其服但當弔服加麻以其接神也則宜少異故免而葛絰帶焉其免也若過於重其葛也若過於輕然輕重相準則與其本服亦不甚相遠也此服亦當事則然既事則已宗人亦公有司也南上明其與賓不相統葛絰帶云湶則

有不澡者矣右几神席南上也

郝氏曰布神席于堂西南隅東向几置席右神道尚右東面南為右

張氏曰祝執事而免者以其身親祭祀之禮不嫌於重也

世佐案南上宗人為上也觀宗人與祝之位不與賓序則其為士之屬官明矣敖說殆誤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

註曰臨朝夕哭

敖氏曰告主人以有司已具遂請行祭祀也拜賓如臨謂旁三拜也

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

註曰既夕曰乃反哭入則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異於朝夕

敖氏曰反哭之位乃順孝子一時之心而為之本非

正位自始虞至卒哭其位皆如之者葢因此以别於既祔以後吉祭之位也此正與婦人於既小斂有阼階上之位者其意相類賓位于西方朝夕反哭同也是時賓皆為執事而來無異爵者焉惟士而已

郝氏曰初柩在堂主人哭臨位東階下西面既葬不見親主人登堂哀慕故反哭位在堂上三虞皆與反

哭位同

祝入門左北面

註曰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

疏曰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者皆是執事

敖氏曰門内之西祝之位也特牲饋食記曰公有司

門西北面東上是也

世佐案祝雖接神而其位卑于賓故不與之同

宗人西階前北面

註曰當詔主人及賓之事

疏曰宗人在堂下是主人在堂時若主人在室宗人

即升堂是以下記云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

右即位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

註曰縮從也

敖氏曰止哭為祭事至祝洗觶升則執之以入俟時而酌亦異於吉也

郝氏曰祝盥手于西階下槃內升堂取苴茅于西坫

上降洗于西階下復升堂入室設于几東神席上東縮席向東茅順東西直布几在席南首在几東席前也苴以藉祭佐食祭黍稷豕膚醴皆奠苴上故先設

降洗觶升將入室酌醴也止哭鬼神尚幽寂也

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

註曰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于堂然則練杖不入于門明矣

敖氏曰凡喪祭之始及無尸者之祭主人皆先祝而

入室祝從故入即西面亦皆異於吉

郝氏曰西面向神席也

贊薦葅醢醢在北

註曰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

疏曰齊斬不執事唯為今時至于尸入之後亦執事兩籩棗栗設于會南至于祔祭雖陰厭亦主婦薦主人自執事也

敖氏曰醓在北豆南上也席南上而豆如之神饌之異者也主婦不設豆及敦未散同于吉也

郝氏曰贊助事者取堂上西楹東兩豆葅醓入薦醓在北則葅在南

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

註曰舉舉鼎也長在左在西方位也凡事宗人詔之

敖氏曰此云長在左下云佐食及右人載是佐食非長也乃先言之者以其有常職故爾鼎在門外北面

則舉時長者在西　案註云長在左西方位謂鼎設于西方者之位如此明其與設于東方者相反也

郝氏曰佐食佐神食者執事衆有司盥手西階下出門外舉鼎鼎自門外入西為左舉鼎長者居西

世佐案長賓長也佐食與賓長舉豕鼎長在左則佐食在右可知其舉魚腊二鼎者亦以左為上也

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

佐食及右人載

註曰載載于俎佐食載則亦在右矣

敖氏曰設鼎南北節當南於洗東東面亦順主人之面位也此執匕俎者亦主人各兼執匕俎也從設從鼎入而各設于其鼎之東其設之法俎東順而匕西枋也左人亦抽扃予左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乃執匕而匕唯言抽扃鼏匕文省耳

郝氏曰鼎入由西設于西階下向東神道尚西殊于未葬前鼎設于阼也左人即長在西者抽扃啓鼏執

匕取鼎肉而佐食與右人在鼎東載肉于俎

卒朼者逆退復位

註曰復賓位也

敖氏曰朼當作匕字之誤也

世佐案匕者即左人也逆退匕腊鼎者先退也賓位在西方載者將設俎故未退

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

郝氏曰俎入室豕奠葅東魚俎次豕北醢東腊俎在

魚東

世佐桼魚亞之又在豕東也豕魚二俎並設而腊在豕北無偶故曰特士昏禮云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此宜亦如之郝說非

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

註曰簋實尊黍也

疏曰西黍東稷西上故云尊黍經言敦註言簋者敦有虞氏之器周制士用之同姓之士容得從周制用

簋從句讀節本
敖氏曰俎南豕魚二俎之南也
設一鉶于豆南
註曰鉶菜羹也
敖氏曰設一鉶貶於吉
世佐案註言此者明其異于涪也大羹涪不和鉶則和鹽菜
佐食出立于戶西

註曰饌已也

郝氏曰佐食設畢出立室戶外之西記云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是也

世佐案立于戶西者便其給事于室也

贊者徹鼎

註曰反于門外

敖氏曰贊者賓執事者也

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

註曰會合也謂敦蓋也復位出立于户西

敖氏曰祝既酌醴南面命佐食遂於此俟之

郝氏曰祝酌于北墉下西甒獻神用醴貴初也

張氏曰特牲少牢有酒無醴故厭亦用酒此酒醴兼設以醴隂厭以酒酳尸亦其異于吉祭也

祝奠觶于鉶南復位

註曰復位復主人之左

敖氏曰此酌醴用觶别於酳獻也先啓會乃奠亦異

於吉

主人再拜稽首

敖氏曰為食具也

祝饗

註曰饗告神饗也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饗是也

疏曰下云祝祝祝卒註云祝祝者釋孝子祭辭又下文迎尸後尸墮祭云祝祝主人拜如初此等三者皆有

辭此文饗神引記者是陰厭饗神辭下文迎尸上釋
孝子辭者經記無文案少牢迎尸祝孝子辭云孝孫
某敢用柔毛剛鬛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
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是釋孝子辭此迎尸上釋孝
子辭宜與彼同但稱哀為異其迎尸後祝辭者即下
記饗辭云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鄭註云饗辭勸
强尸之辭也凡吉祭饗尸曰孝子是以特牲迎尸後
云祝饗註云饗勸强之也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

孝孫某圭為孝薦之饗是也

敖氏曰饗辭即記所云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者也

世佐案饗辭當以敖氏所引為正

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

註曰鉤袒如今擐衣也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

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

敖氏曰祭為神祭食也鉤袒蓋外卷其袂以出臂也為神祭當與尸祭異處故祭于席為其污席故以苴藉之三者三祭之也每一祭畢則反取之祭膚祭如初亦于苴三也記曰膚祭三取諸左膉上神祭用膚亦别於尸也祝取奠觶祭于苴亦三注之不盡者三祭而不盡其醴也既祭更酌而益之乃反奠于故處

主人拜為饗也既祭乃拜者以此饗禮成於祭也於此而饗且為之祭皆異於吉

郝氏曰命佐食祭祝命代神祭食也登于苴于几東茅上反奠反觶于鉶南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

註曰祝祝者釋孝子祭辭

敖氏曰祝祝之辭則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者也

郝氏曰主人復西階東面祝復門左北面之位

世佐案此祝辭疏謂宜與少牢迎尸祝孝子辭同但稱哀為異非也彼為大夫之吉祭此士之喪祭其祝辭豈可襲用如云柔毛云歲事云以某妃配之類稱之於是義安取邪

右陰厭

郝氏曰此設饌饗神也尸未入而先饗神所謂陰厭也歆氣曰厭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

註曰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疏曰引檀弓者證祝隨主人葬先反宿虞尸故得有祝迎尸之事云既封者封當為窆窆下棺也

蘇氏軾曰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

類已與尸各心齋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人不知此道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行耳

朱子曰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

楊氏曰曾子問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不言適孫是家無適而用庶

敖氏曰云衰絰明其為主人兄弟且不易服也祝出

迎尸而主人不降者亦變於吉

郝氏曰古祭必用尸尸必以孫無孫取于同姓祝迎尸主人不迎者尸尊于廟中出廟父不迎子也旣饗神後迎尸神降而後尸入也一人衰絰象尸從者以衆主人充之簁尸受食之器　又曰古祭用尸事頗迂誕子坐父拜形迹亂常禮以決嫌疑此何但嫌疑之間而已所以不能强世必行也

世佐案古之於祭也作之主以棲其神立之尸以

象其形二者具矣而後如在之誠得以伸其孝敬焉其為義至精而其為禮至詳且備也後世易之以象設失其旨矣杜氏佑不達詆以鄙風說見通典立尸議郝氏宗之目古禮曰迂誕陋哉斯言曲禮云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然則為尸者必無父者也奈何猶以子坐父拜為嫌邪是經不言主者大夫士之禮也諸侯以上虞而立尸祔而作主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許氏慎曰卿大夫非有土之

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

為菆

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

註曰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

主哀不主敬

疏曰主人在西序東面衆兄弟西階下亦東面婦人

堂上當東序西面見尸有先後故踊有先後

淳尸盥宗人授巾

註曰淳沃也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

疏曰此直言盥不言面位案特牲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上陳器時匜水之等在西階之東合在門左則以器就之

尸及階祝延尸

註曰延進也告之以升

疏曰特牲註云在後詔侑曰延雜記云尸諛祝前鄉尸故禮器云詔侑無方從楊氏圖節本

尸升宗人詔踊如初

註曰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

敖氏曰如初如其丈夫先婦人後下文放此

尸入户踊如初哭止

敖氏曰哭止將有事也

婦人入于房

註曰辟執事者

敖氏曰祭禮婦人當在房前此在堂者以其有尸入

之哭也今哭止故入于房及尸謖又復位而哭也

右迎尸

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

註曰妥安坐也

敖氏曰此皆變於其吉祭也士之吉祭尸既坐主人

乃拜妥尸祝不拜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

註曰北席北也

疏曰此虞禮篚象特牲肵俎置于席北以擬盛尸之餕也

郝氏曰從者即一人衰絰奉篚者也錯篚于席上尸左席北也

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

註曰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為綏特牲少牢或為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為墮

疏曰案特牲云祝命挼祭註云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旣祭則藏其墮墮與綏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擩祭也又少牢尸將酢主人時上佐食以綏祭鄭註云綏讀爲墮此三處經中墮皆不同者此五字或爲墮或爲挼或爲羞或爲綏或爲擩鄭旣以挼綏及羞三者已已當是改字之誤從墮復云古文作擩以其特牲及此士虞皆有擩祭故亦亦兼擩解

敖氏曰綏或是挼字之誤以下文可見　鄭本綏作墮註曰今文墮為綏繼公謂以文意求之當云挼祭墮綏皆誤而挼於挼字為差近故但取其近者

郝氏曰擩擩通挼也鋘始菹醢豆近席尸自取俎敦遠祝命佐食取之品物降地曰墮

張氏曰尸取奠取祝所反奠于鉶南之觶也左執之者以右手將祭也下祭曰墮謂從俎豆上取下當祭之物以授尸使之祭佐食但下之而已疏以為向下

祭之誤

世佐案張說近是此云墮祭下乃云授尸則先墮而後授也明矣佐食因祝墮祭之命遂取而授尸事之次也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

世佐案黍稷肺之祭即其所墮者授併授也奠觶也先執後祭醴尊

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

註曰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

敖氏曰此拜為祝祝也故尸不答拜凡祝祝之辭皆告於神嘗醴奠之復於故處

世佐案此祝辭疏即以下記所稱饗辭當之敖氏既以饗辭用之陰厭祝饗之時而於此則不言其何所用竊謂所釋之辭蓋與上同一辭而再釋之者事神之道於彼乎於此乎庶幾其一聞之也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

註曰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于豆

疏曰案特牲祝命邇敦佐食邇黍稷于席上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彼舉肺脊在邇敦後此舉肺脊在邇敦前者吉凶相變故也右手將有事者為下文祭肺嘗鉶也

張氏曰此肺脊至尸卒食佐食方受之實于篚中間食亦須奠之于豆

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

註曰邇近也

敖氏曰士之吉祭則並邇黍稷此亦其異者

尸祭鉶嘗鉶

註曰右手也少牢曰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

張氏曰此但豕鉶祭之嘗之亦用柶

泰羮湇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

註曰博異味也湇肉汁也胾切肉也

疏曰鉶南觶北初設時留空處以待黍羹左正豆之左

敖氏曰此大羹豕肉之汁也後篇同設湇於右亦因食生之禮又以別於吉祭也左醢北也庶羞惟用胾亦變於吉

尸飯播餘于篚

註曰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于會

疏曰曲禮云無摶飯又云無放飯飯黍無以箸故知

古者飯用手

敖氏曰於尸之初飯即言播餘是每飯皆然也惟飯而已不食舉未忍同於吉雖不食舉猶左執之

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

註曰飯間啗肉安食氣

敖氏曰尸既嚌而佐食受之實于篚舉幹不云授尸省文

郝氏曰三飯以手三取食脅骨曰幹

又三飯舉胳祭如初

敖氏曰不言佐食又不言尸受文又省初謂振祭嚌之下放此

郝氏曰後足骨曰胳

佐食舉魚腊實于篚

註曰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

疏曰案特牲三舉魚腊尸皆振祭嚌之此佐食舉魚腊實於篚尸不嚌故云喪不備味也

又三飯舉肩祭如初

註曰後舉肩者貴要成也

疏曰祭統云周人貴肩要成者據後食即飽也

舉魚腊俎

世佐案亦佐食舉之實于篚不言者文省也又以下疏證之則此下似脫實于篚三字

俎釋三个

註曰釋猶遺也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

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

疏曰此經直舉魚腊俎盛於籩俎釋三个不言盛牲體者案下記云羹飪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七體此上經佐食初舉脊次舉幹又舉骼終舉肩總舉四體唯有臂臑肫三者佐食即當俎釋三个不復盛牲體故直舉魚腊而已又案記牲有七體此腊亦不過於牲體故云如其牲言此以對彼案彼特牲吉祭十一體是以特牲記云腊如牲骨乃有十一體與此不同

吉禮異故也

楊氏曰俎釋三个為祭畀陽厭設于西北隅

世佐案俎蕉豕魚腊言也三俎之實其數皆以七為限每俎各餘三枚不舉則所舉以實于篚者凡四也牲四體四次舉之經文已明魚四尾腊四體兩次舉之蓋每舉各二也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

註曰九飯而已士禮也篚猶吉祭之有肵俎

疏曰少牢十一飯諸侯十三天子十五脈俎見特牲

少牢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尸九飯乃卒食雖與吉祭之數同然其間無告飽拜侑之事亦喪質威儀少也

世佐案尸食時奠胏脊于豆至是復舉之以授佐食也反黍以席上之敦反之於俎南也如初設亦西黍東稷

右尸九飯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

註曰爵無足曰廢爵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凡異者皆變吉

疏曰特牲少牢尸拜受主人西面拜送與北面相反故云變吉也

敖氏曰北面蓋於户西

郝氏曰廢爵喪器不飾也繼飯飲酒曰酢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

註曰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柢右鹽於俎

近北便尸取之也縮執俎言右鹽則肝鹽併也

郝氏曰肝豕肝賓以西塾之羞俎載肝進實于豕俎

而以羞俎降凡羞俎不列于席縮直執也正俎横執

羞俎縮執

張氏曰註右鹽於俎近北據執俎者而言左肝右鹽

西面向尸則鹽在肝之北併在俎上故云於俎近北

尸右取肝左擩鹽為便也

世佐案俎羞俎也郝云豕俎非羞肝之俎與羞燔俎同設于內西塾上其以肝實之也久矣於是方

言者因事而見之耳

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

註曰取肝右手也加于俎從其牲體也以喪不志於

味

疏曰特牲少牢尸嚌肝訖加菹豆以近身此虞禮尸嚌肝訖不加於菹豆而遠加于俎以同牲體者以喪志不在於味故遠身加俎也

張氏曰加於俎盛牲體之俎賓所反則肝俎也復位復西階前衆兄弟之南東面位

世佐案西塾內西塾上也云反則鄉者於是取之可知也

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

註曰不相爵喪祭於禮畧相爵者特牲曰送爵皇尸

卒爵

敖氏曰祝相爵者命主人拜送爵也此雖不相爵而

主人猶先拜蓋其節宜然也

右主人酳尸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

卒爵拜尸答拜

楊氏曰尸醋主人亦北面拜受坐祭卒爵及主人獻

祝之時乃反西面位

敖氏曰尸無降席之禮故祝為酌之酢不洗爵尸禮也孝子於是時乃飲而卒爵者為尊者之賜也

郝氏曰醋酢同後放此

右尸酢主人

楊氏曰奠之所尚者在於醴前饗神之時祝酌醴奠觶于鉶南及尸既坐取所奠觶左手執之以右手祭菹祭黍稷肺乃祭奠於是祝祝主人再拜稽首而後

尸嚐醴而奠之此是第一節牲之所重者在肺脊特牲少牢舉肺脊在前盖肺者氣之主也脊者體之正也故尸又先舉肺脊祭而嚌之又以左手執之乃以右手祭鉶而嘗之祝命誣黍敦錯于席上為尸之將飯也黍羹湆胾四豆至是新設之于俎豆之間以博異味也於是三飯舉幹祭而嚌之實于篚又三飯舉胳祭而嚌之實于篚又三飯舉肩祭而嚌之實于篚魚腊與豕為三鼎今所舉皆豕而魚腊則不食焉惟佐

食舉之以實于篚以喪不備味也尸卒食佐食乃受尸左手所執肺脊實于篚後乃酌㕓爵酒以酳尸賓長以肝從而獻禮成矣於是祝酌受尸尸以醋主人而主人獻尸之禮畢矣

筵祝南面

註曰祝接神尊也筵用萑席

疏曰上文尸用葦席其祝席經記雖不言以尸用用疑當作席在喪故不用萑今祝宜與平常同故用萑也云

祝接神尊也者解得先獻之事

敖氏曰筵祝蓋賛者也筵於北墉下尊之西也室中之席南面以西方為上既筵則祝升席與

主人獻祝祝拜坐爵主人答拜

註曰獻祝因反西面位

疏曰少牢主人受酢時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特牲云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雖不言西面彼註云退者進受爵反位則西面也是吉祭時

主人西面故上註云北面以酳酢變吉也今至酳酢及獻祝訖明因反西面位可知也

敖氏曰祝與佐食皆事尸者也故於酳尸獻尸之後因而獻焉承己飲之後乃不先而獻祝者下尸也坐受爵者因尸禮也以明其由尸而得獻祝既受爵主人乃反西面位而答拜

薦菹醢設俎

疏曰此直言薦菹醢設俎者不見薦徹之人案下文

云祝薦席徹入于房註云徹薦席者執事者則此設

者亦執事可知

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

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

答拜祝坐授主人

敖氏曰祭薦亦右手以菹擩醢祭于豆間也先奠爵

乃取肺以祭離肺用二手也祭不言絶文省以肝從

亦賓長也祝亦左執爵乃取肝不言之者同於尸可

知授主人下疑脱一爵字

郝氏曰肝從次賓從薦也加于俎反肝亦于豕俎上

張氏曰祝俎不升鼎詳見下記授主人者虚爵也

右主人獻祝

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

註曰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亦因取杖乃東面立

疏曰云篚在庭者此雖無文約同薦車設薦奠之等

也上文哭時主人升堂西序東面又上文云主人倚杖入令升堂復位不復入室以其事已因得取杖復東面位也

郝氏曰佐食無豆俎禮殺也主人受爵出以虚爵出室也實于篚以獻尸祝佐食廢爵納于西階下洗東篚內升堂復位主人取前所倚杖復立于西階東面之位

世佐案佐食受獻之位蓋在尸席之東北面不爲

設席者下於祝亦以其無豆俎故也上經云設洗于西階西水在洗西篚在東是篚在庭之文也疏云無文誤

右獻佐食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

註曰爵有足輕者飾也昏禮曰內洗在北堂直室東隅

疏曰如主人儀者即上主人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

面答拜之等今主婦亞獻亦然婦為舅姑齊衰是輕於主人故爵有足為飾也引昏禮者證經洗爵于房中不言設洗處宜與昏禮同也

敖氏曰此不謂之酳而云獻者食尸之禮非關於主婦故此禮與彼不相蒙而惟以進酒者為稱也

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

註曰尚棗棗美

疏曰特牲宗婦執兩籩主婦受設此主婦自反者以

喪尚縱縱反吉齊斬不執事此亞獻已所有事故自

薦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反或是取字之誤此兩籩自堂而設于室非

可言反云自者明其不用贊也吉祭則宗婦贊之

郝氏曰黍稷在鉶東會卻于敦南籩設于會南棗在

西接黍栗在東接稷

張氏曰自反者自往取之而反也此兩籩及下獻祝

籩即上饌時亞豆東四籩也

世佐案反者往而來復之謂公食大夫禮云先者反之是也然則兩籩亦特執之如設敦鉶法與設敦鉶法皆特執見少牢禮是籩設于堂即上經云四籩亞之之二也郝云主婦還東房取籩非

尸祭籩

敖氏曰祭棗栗於豆間也亦祝取而授之特牲禮曰祝贊籩祭尸受祭之

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籩

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虚爵入于房

註曰初主人儀

敖氏曰賓謂次賓燔從𫎇如初者如肝從之儀也皆皆獻祝以下四事也籩位則豆俎西

郝氏曰特牲禮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此云賓以燔從葢喪祭兄弟在哀戚中無助奠之禮

世佐案賓女賓也下記云主婦亦拜賓註以女賓釋之則此之從主婦而獻者非女賓而何說者以

為次賓誤矣云以虛爵入于房著其異于初者也

房中亦有篚在内洗之東盛此爵也

右主婦亞獻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

註曰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

張氏曰當亦兼獻祝及佐食

世佐案燔從次賓執之

右賓長三獻

婦人復位

註曰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

疏曰案士喪禮凡臨位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即西面位也特牲吉祭不哭踊故亦無此復位之事也

祝出户西面告利成主人哭

註曰西面告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於尸間嫌

疏曰若言養禮畢即于尸中間有嫌諷去之或本間

作閒音以養尸事畢而尸空閒嫌諷去之

皆哭

註曰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

祝入尸謖

註曰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遣尊者之道也

陸氏德明曰謖起也

郝氏曰祝入導尸也謖速意神去謖然

從者奉篚哭如初

註曰初哭從尸

郝氏曰從者即始一人衰絰從尸入者也

祝前尸出户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

註曰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

敖氏曰踊如初者丈夫先婦人後也云降堂者明其方階上而即踊

郝氏曰尸出戶下堂出廟門男女哭踊象親去哀慕也

右祝告利成尸出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

註曰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為厭飫也几在南變右右本或作古非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厞隱也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

疏曰上文陰厭時右几今云几在南明其同必變右

文者少牢大夫禮陽厭時南面亦几在右此言右几則嫌與大夫同故云明東面也特牲改饌几在南與此同今示向吉有漸故與吉祭同厞用席以席為障使之隱也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設于西北隅者亦以尊者之盛饌未可遽徹去之故改設於此也蓋徹與徹喪奠而改設於序西南之類者同意几在南在饌之南也厞用席者以席之一端倚于几一端倚于俎則足以障蔽其饌矣如

是者明其非為求神祝改設之亦變於吉

郝氏曰此尸既出改設前饌所謂陽厭也尸未入神先降故有陰厭尸既出神未散故有陽厭陰厭在室西南深幽處坤方陽厭在室西北見明處乾方陰厭始自陽入也陽厭終自陰出也

張氏曰如其設謂改設尸之薦俎敦于西北隅次第一如陰厭時設法也

世佐案改設于是亦所以求神也以其當室之白

故曰陽厭障之以席者求諸幽之義也敖說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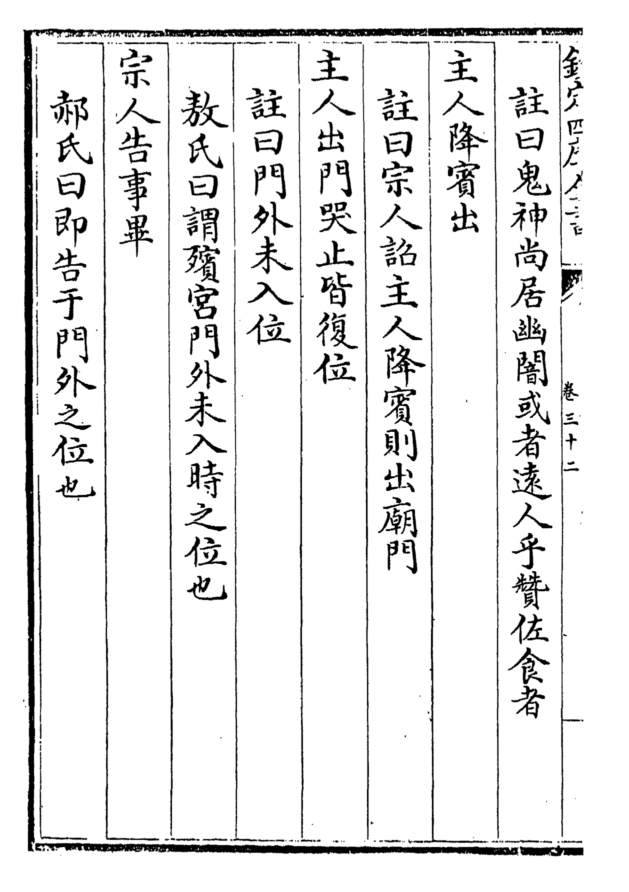
右陽厭

熊氏朋來曰陰厭於室之奥陽厭於室之屋漏厭者言神厭飫之陰厭未迎尸陽厭尸已謖故二厭之時無尸大戴禮曰無尸者厭也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

註曰徹薦席者執事者祝薦席則初自房來

贊闔牖户



註曰鬼神尚居幽闇或者遠人乎贊佐食者

主人降賓出

註曰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

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

註曰門外未入位

敖氏曰謂殯宮門外未入時之位也

宗人告事畢

郝氏曰即告于門外之位也

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註曰送拜者明于大門外也賓執事者皆去即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

疏曰上文云復位是未出大門此云送拜是大門外可知從楊氏圖節本

右事畢賓出

儀禮集編卷三十二

儀禮集編卷三十三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士虞禮第十四之二

記

虞沐浴不櫛

註曰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於飾也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今文曰沐浴

敖氏曰本云沐浴而鄭註乃云今文曰沐浴則是鄭氏但從古文元無沐字也今本記與註首皆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宜删

世佐案註云今文曰沐浴謂今文無不櫛二字耳

敖似考之未審也

陳牲于廟門外北面西上寢右

註曰言牲腊在其中西上變吉寢右者當升左胖也

腊用棜檀弓曰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

疏曰唯有一豕而云西上明兼免腊也少牢禮二牲東上特牲禮牲尚右今皆反吉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陳之亦在西方而當陳鼎之南略如特牲禮也西上腊在東也

郝氏曰寢右右體側卧俎上呈左胖也

日中而行事

註曰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

疏曰辰正者謂朝夕日中也

敖氏曰日中行事亦變於吉祭也三虞皆然至祔乃

質明行事以其始用吉祭也

世佐案敖說近是虞必以日中者未卒哭以前朝

夕有哭臨之事不欲其妨也

右記沐浴陳牲及舉事之期

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

註曰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為喪事略也豚解解前後

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

疏曰特牲吉祭故主人視牲又視殺今虞為喪事故主人視牲不視殺是其略也但此經與特牲饋食不同者皆為喪事略故云凡以廣之體解下文七體是也

敖氏曰廟門亦廟門外也

郝氏曰門西陰方孝子哀心甚故不視殺

張氏曰記沐浴陳牲及舉事之期

羮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

肺祭一實于上鼎

註曰肉謂之羮飪熟也脊脅正脊正脅也喪祭略七

體耳離肺舉肺也少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

肺三皆刌膉脰肉也

敖氏曰惟云脊脅則是各一骨耳無横脊短脅而又

但用一骨逺别於吉祭也離肺乃與脊同舉者也言

離見其制與絶祭者同膚祭三以為神祭肺祭一以

為尸祭

郝氏曰升升鑊肉於鼎牲體貴右喪祭用左變於吉也肩下曰臂臂下曰臑肫臂通肫下曰骼正祭禮九或十一喪用七耳離肺離而不絶所謂舉肺也膚肫肉肺之祭者斷切之所謂刌肺也上鼎北一鼎

張氏曰引少牢禮明此舉肺祭肺之制亦然膚祭擇肉之美者以備祭

世佐案膚祭三者隂厭時佐食為神祭於苴三是

也必取諸左膉者近首貴也祭肺一則尸食時佐

食取之并黍稷以授尸

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

註曰差減之

疏曰特牲魚十有五今畧而用九故云差減之也

郝氏曰鱄鮒二魚名中鼎陳次上鼎

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

註曰腊亦七體牲之類

疏曰特牲記云腊如牲骨

郝氏曰腊乾禽兎也腊用左半體髀尻骨不以升鼎

下鼎居南

皆設扃鼏陳之

註曰𪉖既陳乃設扃鼏也

疏曰經云陳三鼎後言設扃鼏有𪉖故記人辯之

載猶進柢魚進鬐

註曰猶猶士喪既夕言未可以吉也柢本也鬐脊也

敖氏曰喪奠於牲則進柢魚則進鬐始者但以未忍異於生之故而為之其後遂因之以別於吉祭故三虞之時雖祭而不奠猶未變於初也

張氏曰吉祭牲進下魚進腴變於食生此喪祭與吉反是未異於生人也

世佐案載自鼎載於俎也進柢謂豕與腊也柢猶

腠也變腠云柢者對吉祭之下而言也鄉飲酒鄉射公食大夫皆云進腠與此同少牢云進下與此

異郝云吉祭進腠喪奠進柢以腠與下為一非

祝俎髀脡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

註曰不升於鼎賤也統於敦明神惠也祭以離肺下

尸

疏曰上文饌黍稷二敦於階間西上是神之黍稷今

陳祝饌於神饌之東統於神物明惠由神也尸祭用

刌肺祝不用刌肺用離肺故云下尸也

敖氏曰髀亦左髀也脊脅其亦脡脊代脅與離肺齊

肺也祝祭以離肺者是禮主於飲故不因尸之食禮也此俎實自鑊而徑載於俎不復升於鼎者不敢與神俎同也尸三俎用豕魚腊祝之俎實惟用豕者亦變於吉也階間執事之俎所陳之常處也特牲饋食禮曰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則於階間而陳是俎吉凶同也階間先有黍稷敦故記又明著其所焉敦東者言其相直也

郝氏曰祝俎薦祝之俎髀豕髀脰頸肉即脰也祝俎

惟四體無黍稷

右記牲殺體數鼎俎陳設之法

郝氏曰牲殺始薦七體謂豚解脊骨前後脛左右脅為七及薦熟折為二十一體謂體解脊三曰正脊曰脡脊曰横脊兩肱各三曰肩曰臂曰臑為六兩脅各三曰代脅曰長脅曰短脅為六兩股各三曰髀曰肫曰胳為六共二十一羊豕皆然體不言首首升於室也郊特牲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周禮夏官羊人職祭祀

割羊牲登其首然少牢特牲皆不及薦首故禮文難盡合腊不升髀牲或升髀者腊用全禽惟兎鄭知髀賤而不知内則之兎本去尻也如以賤何獨牲髀不然

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

註曰槃以盛棄水為淺汚人也執巾不授巾畀也

疏曰上經直云淳尸盥宗人授巾不云執槃與執匜

執巾及宗人授巾等面位故記人明之

敖氏曰淳尸盥執匜者也此執盥器者之面位亦皆

變於吉

右記沃尸面

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戸外北面

註曰當詔主人室事

世佐案主人在堂則宗人立階前主人在室則宗

人立戸外詔禮者宜近其人也皆北面鄉之

佐食無事則出戸負依南面

註曰室中尊不空立戸牖之間謂之依

敖氏曰依如負斧依之依亦謂如屏風然者也然則自天子至於士其戸牖之間皆設依惟天子則飾以斧文耳負依南面明與宗人不相統也佐食室中無正位故是時立於此特牲記曰佐食當事則戸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此禮三獻而止佐食無中庭之位故但以事之有無為言雖當事猶云無也

右記宗人佐食面位

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

註曰苦苦荼也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

疏曰案公食記三牲具則牛藿羊苦豕薇各用其一若一牲者容兼用其二是以及特牲一豕皆用鉶芼若薇是科用其一也

郝氏曰羹菜曰芼苦薇葵荁皆菜也滑若今和肉以

粉使滑利也栖匙也以扱羮也

張氏曰夏葵冬荁皆所以為滑也

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

敖氏曰經惟言菹醢此則見其所用之物也言以西則指其饌時

籩棗烝栗擇

註曰棗烝栗擇則菹刌也棗烝栗擇則豆不韭籩有縢也

疏曰案士喪禮大斂云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自大斂後皆云如初則葬奠四豆脾析葵菹亦長矣四籩棗糗栗脯亦不擇也至此乃云棗烝栗擇則菹亦切矣豆籩有飾可知

敖氏曰惟言棗烝栗擇則是籩豆之類皆未變也此時尸用葦席素几主人酳以廢爵則其他可知矣

世佐案豆籩之實宜異於奠其器則如初而已異

於奠者向吉之漸如初者喪不致飾也

右記錋芼與豆籩之實

尸入祝從尸

註曰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

疏曰上經陰厭時主人先祝入户至此迎尸祝在主人前先後有異故記人明之

敖氏曰入謂入門也言祝從尸者嫌其如迎尸之時猶先行也祝始出迎尸先行入門及尸入祝乃居後而從之少牢饋食禮曰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亦辟尸使先行也入門如是則入户亦從尸可知

世佐案經云尸及階祝延尸由後詔相之曰延則自入門已後祝即轉居尸後矣言此者明其與出時異也尸出之時祝前

尸坐不說屨

註曰侍神不敢燕惰也

疏曰案鄉飲酒燕禮之等凡坐降說屨乃升坐

敖氏曰禮有敬事則不說屨而坐少儀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户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

註曰祝道尸必先鄉之為之節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踧踖之敬及至也言還至門

明其間無節也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凡前尸之禮

儀在此

敖氏曰前者當尸之前而行也前行者所以道之鄉

尸還謂先鄉尸而即還也上降階者祝也下降階者

尸也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既降祝乃反面而行

張氏曰祝之道尸必先以面鄉尸乃轉身前行謂之

還上降階謂正降時此時祝以面鄉尸下降階謂既

降時祝則轉身前行直至及門乃又鄉尸也

世佐案還旋同鄉則面尸旋則背尸也後二説得之鄭氏安註於鄉尸與還之間令還字讀屬下句又以還爲還鄉尸於文頗不順令不從經兩言降階敖氏分析最明若謂正降時以面鄉尸既降乃轉身前行則是祝於三等之間皆却行而下矣非

門廟門也如出户謂亦既出乃鄉尸

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

疏曰復位復上文祝入門左北面位詔降詔主人降

敖氏曰此言主人降之節似與經異

世佐案經直云祝反入徹設於西北隅不見有復位之事故記著之又案經主人之降在陽厭之後不以祝復位為節云復位然後宗人詔降者然後緩辭非謂二事同節也敖說誤言此者明其異於吉祭也特牲饋食禮云尸謖祝前主人降

尸服卒者之上服

註曰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為上者

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

敖氏曰卒者士也其上服則爵弁服是亦異於吉祭者也吉祭之尸服玄端玄裳

世佐案敖說得之士之妻則褖衣與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

註曰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

疏曰尸須得孫列者孫與祖為尸孫婦還與夫之祖

姑為尸故不得使同姓女為尸也男尸先使適孫無適孫乃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妾乃使庶孫妻即不得使庶孫妾以庶孫之妾是賤之極者若然庶孫妻亦容用之而鄭云必使適也者據經不使賤有適孫妻則先用適而言其實容用庶孫妻法也必知容用庶孫者以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彼不言適是容無適而用庶此經

男女別尸據虞祭而言至卒哭已後自禫以前喪中之祭皆男女別尸少牢吉祭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

敖氏曰女尸以在孫倫者之妻為之據夫家而言之故曰異姓其或雖與卒者同姓亦可以為之也賤者孫倫之妾也

世佐案必使異姓謂女尸也不使賤者兼男女之尸言也賤謂庶及妾也尸必以適孫及適孫婦為之無則取諸同姓同姓謂孫行之適及其婦又無則闕使賤是

卑其父母矣故禮禁之疏說殆誤

右記尸之出入儀服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

註曰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是也禮謂衣服

即位升降

疏曰曾子問曰祭成喪者必有尸明殤死無尸可知

敖氏曰禮謂主人哭出復位以前之儀及改設饌與

賓出以後之事薦饌神席前俎豆之類皆是也如初

謂與有尸者同

世佐案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記乃言無尸者禮之窮也蓋尸不使賤又必取諸無父者若是則成人之喪而闕焉者蓋有矣非直為殤祭也郝氏因之為殤虞蓋亦為鄭註所誤

既饗祭于苴祝祝卒

敖氏曰雖無尸此儀則同也主人於每節亦皆再拜稽首記將見主人哭出之節故言此

不綏祭無泰羹湇胾從獻

註曰不綏言獻記終始也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於從獻綏當為隳

疏曰此四事皆為尸是以上文有尸者云迎尸而入祝命佐食綏祭有泰羹湇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又尸食之後主人獻之後賓長以肝從主婦亞獻賓長以燔從賓長獻後亦如之無尸闕此四事自羹已下三事皆蒙無字解之也

郝氏曰綏挼同曲禮云大夫綏之綏祭即隋祭解見前

主人哭出復位

註曰於祝祝卒

疏曰謂祝祝卒無尸可迎既無上四事主人遂即哭出復戶外東面位也

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

註曰門西北面位也

男女拾踊三

註曰拾更也三更踊

疏曰凡言更踊者主人踊主婦踊賓乃踊三者三為拾也

敖氏曰是時婦人亦在堂也不入于房與有尸者異

如食閒

註曰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

敖氏曰闔牖户如食閒象神食之也此謂陰厭

祝升止哭聲三啓户

註曰聲者噫歆也將啓户警覺神也

疏曰若曲禮云将上堂聲必揚故曰將啓户警覺神也

孔氏曰案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

顧氏炎武曰士虞禮聲三註聲者噫歆也將啓户警

覺神也曾子問祝聲三註聲噫歆警神也蓋歎息而言神其歆我乎猶詩顧予烝嘗之意也喪之皋某復祭之噫歆皆古人命鬼之辭既夕禮聲三註舊說以為噫興也噫興者歎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歆者歎息而欲神之歆也

世佐案神人道殊而情則一鬼之不欲近人猶人之不欲近鬼也故饗神之時必闔牖戶及其將啓則作聲者三以警之若使之聞而知所辟就者然

非明乎鬼神之情狀者不能為斯禮也其聲既夕註以為噫興蓋出于傳聞之辭此及曾子問註皆作噫歆興與歆必有一誤抑或但取其聲之似而於字義無關乎亭林之說似求之過深矣

主人入祝從啓牖鄉如初

註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内也鄉牖一名也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在左

疏曰詩云塞鄉墐戸註云鄉北出牖也與此註不同

者語異義同北牖名鄉鄉亦是牖故云牖一名也云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入在左者鄭以經如初之文在牖鄉之下恐人以為啓牖鄉如初上既無咎牖鄉之事明據主人與祝位如初也

敖氏曰鄉猶面也謂祝在主人之左皆西鄉

世佐案敖說以啓牖二字為句鄉如初三字為句得之舊讀鄉字絶句不辭甚矣鄉鄉以北窻釋之亦非是

主人哭出復位

註曰堂上位也

世佐案位在西階上東面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

註曰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

疏曰上經云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於西方佐食即賓也復西方位可

敖氏曰卒徹者言其節也此徹亦改設於西北隅不言之者亦為其已蒙如初之文也卒徹祝闔牖户乃與佐食俱降佐食於此方云復位則陰厭之時其在中庭北面與士之佐食位在兄弟之列特牲記曰佐食於旅齒於兄弟是也

世佐案曾子問宗子為殤而死直有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直有陽厭然則二厭不備者殤祭也此主為成喪而無尸者言其二厭俱有可知當以敖說

為正

宗人詔降如初

註曰初贊闔牖户宗人詔主人降之

疏曰禮畢降堂宗人詔之亦如上經也從句讀節本

右無尸饗祭之禮

始虞用柔日

註曰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隂取其静

敖氏曰柔日乙丁己辛癸也

張氏曰古人葬日例用柔日

世佐案柔日即葬日也葬日虞孝子之心不忍其親之神靈一日而無所依也敖以言用決其非葬日謬矣

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

註曰曰辭也祝祝之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不寧悲思不安

敖氏曰哀子主人也哀顯相衆主人以下也

敢用絜牲剛鬣

註曰敢昧冒之辭豕曰剛鬣

香合

註曰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

世佐案曲禮云黍曰香合稷曰明粢祭時黍稷俱有唯言黍者舉其尊也註以此二字為誤謂曲禮

所云黍稷別號是人君法非大夫士所得稱也然剛鬣亦豕之別號且與香合同出曲禮何以獨得稱邪又謂辭次黍不得在薦上亦非此祝辭但以物之重輕為先後初不依設薦之次若依設薦之次則豕俎亦不當在薦上矣先言俎者疏云祭以牲為主故也然則黍稷之馨香獨非祭之所重乎觀篇首饎爨之設即次於特豕魚腊亦可見矣記固未可輕訾也

嘉薦普淖

註曰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云

世佐案上既言香合則普淖必非黍稷之謂以文次考之蓋謂鉶也鉶和羮也故以是名之與

明齊溲酒

註曰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涚齊貴新也或曰當為明視謂兎腊也今文曰

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湀為醙

敖氏曰明齊蓋言醴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

又曰明水涚齊貴新也蓋用明水涚醴齊故曰明齊

也祝祝之時奠用醴而已不用酒也云湀酒似衍文

郝氏曰明齊即玄酒湀醴也

世佐案湀醙同白酒也上經云兩甒醴酒酒在東

是醴與酒兼設矣明齊謂醴湀酒謂酒記文甚明

先儒每曲為之說特以饗神用醴而不用酒故爾

然酒以醑尸尸即神象也祝祝之時言醴而并及於酒不亦宜乎

哀薦祫事

註曰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

疏曰案公羊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合先君之主於大廟故此鄭亦以祫為合但三虞卒哭後乃有祔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言祫者鄭云以與先祖合為安故

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祫之意也從續通解

節本

適爾皇祖某甫

註曰爾女也女死者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

郝氏曰尸柩已藏神宜歸廟恐魂未離舊寢故虞于寢告使適祖也皇美大之稱皇祖即死者所祔祖

饗

註曰勸强之也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

註曰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其祝辭異者一言耳

敖氏曰皆如初謂日與祝辭也曰哀薦虞事見其與上文異者惟虞祫二字耳虞之言度也再告之則有使之度其去就之意故曰虞事焉虞祭之名葢取諸此不以祫為稱者以其與大祫之名同且此時猶未果祫也

世佐𥙊虞安也若曰適爾皇祖則神乃安矣敖訓

爲度非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

註曰當祔於祖廟爲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

陽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其祝辭

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

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

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

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如是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

疏曰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謂有故及家貧不及三月因三日殯日即葬於國北引喪服小記者彼鄭註云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待三月因殯日虞所以安神送形而往迎魂而反而須安之故疾虞三月而後

卒哭者鄭云卒哭待哀殺故至三月待尋常葬後乃為卒哭祭也引檀弓者證卒哭辭稱成事之義但卒哭為吉祭者喪中自相對若據二十八月後吉祭而言禫祭已前總為喪祭也

孔氏曰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于吉故云成事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約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皆用柔日最後一虞用剛日故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

去虞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既成故也

敖氏曰三虞卒哭謂既三虞遂卒朝夕哭也他者變易之辭猶今之言別矣不用柔日而別用剛日故曰他也他用剛日則三虞卒哭後於再虞三日矣所以用剛日者為祔祭宜用柔日故爾蓋三虞與祔日當相接經云明日以其班祔是也亦如初謂祝辭也成事謂見其一言之異者耳三虞云成事者謂神靈適

祖之意已定也

郝氏曰三虞以前葬哭如始死晝夜無時卒哭以後如既殯惟朝奠一哭夕奠一哭曰卒卒晝夜無時之哭也他用剛日謂卒哭明日即祔祭也卒哭柔日則祔祭當剛日禮與辭如初但稱哀薦成事為異三虞皆喪祭卒哭祔漸成吉故曰成事

張氏曰鄭以經文他字為有非常之祭以涉强解此殆羨文不然當在亦字上謂他祝辭耳

世佐案卒哭亦祭名在三虞後二日祔之前一夕也以親友朝夕之哭至是而終故名之說見上篇他字之義敖說為長若夫三虞與卒哭同為一事鄭以前已有是解詳見疏中非創自敖也姑兩存之以俟知者三虞卒哭皆云成事者謂適祖之事成於此也

右記虞卒哭禮辭之異同

獻畢未徹乃餞

註曰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尸旦將始祔于皇祖是以餞送之

疏曰虞卒哭同在寢明旦祔則在廟故餞之

張氏曰卒哭祭之明日將祔于廟故卒哭祭畢餞之于寢門之外此下所記即其儀也

世佐案此承上文言卒哭之祭與虞異者如下文所云也自獻以前則同乃餞目下事也

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

註曰少南將有事於北有玄酒即吉也此在西尚凶也言水者喪質無冪冪本或作鼎誤不久陳

敖氏曰是禮主於尸故惟用酒耳用酒而有水尊尊者之禮也水尊在酒西西上也無冪變於祭

郝氏曰廟門即寢門右陰方少南尸席在北也

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

註曰在門之左又少南

敖氏曰洗取節於尊是猶未離於廟門外之西方也

世佐案是三者亦皆在廟門外之右但於尊為少

東耳註說非

饌籩豆脯四脡

註曰酒宜脯也

敖氏曰脯四脡猶變於吉也鄉飲酒禮曰薦脯五脡

橫祭于其上

世佐案虞祭兩豆菹醢餞則一豆一籩是其異也

脯籩實也不言豆實亦醢可知

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

註曰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凉州烏翅矣折以爲俎實優尸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縮從也

敖氏曰二尹云縮則祭半尹横矣乾肉在俎而縮亦變於牲三者蓋饌於外西塾上之南籩豆在俎北也

郝氏曰割肉方正曰尹猶二片以二尹直陳于俎横加半尹于上以待祭

尸出執几從席從

註曰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以几席從執事也

世佐案尸出受獻畢自室出也几席即前設於奧者几席分言之見其執者二人几先席後也

尸出門右南面

註曰俟設席也

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

敖氏曰此亦右几明其象神

賓出復位
註曰將入臨之位士喪禮賓繼兄弟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
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
註曰婦人出者重餞尸
疏曰婦人有事自堂及房而已今出寢門之外故云重餞尸也

敖氏曰主人位少南者宜稍鄉尸且為婦人當位于其北也衆主人以下亦在主人之南如臨位而婦人之位則當南上云哭不止見其哭而出也

郝氏曰皆西面問尸也

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

敖氏曰是時唯主人不哭為將行禮也然則亞獻三獻之時主婦賓長亦不哭特於此見之也主人拜送

蓋亦北面如室中之儀

世佐案云唯主人不哭見其餘哭自若也將獻者哭止獻主於敬不欲以哭亂之

薦脯醢設俎于薦東胊在南

註曰胊脯及乾肉之屈也屈者在南變於吉

疏曰曲禮云以脯修置者左胊右末是吉時屈者在左今尸東面而云胊在南則屈在右末在左故云變於吉也

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

敖氏曰亦祭于籩豆之間

佐食授嚌尸受振祭嚌反之

註曰授嚌授乾肉之祭也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之於俎

敖氏曰乾肉之祭云嚌者亦因事名之

祭酒卒爵奠於南方

註曰尸奠爵禮有終

疏曰上經三獻尸皆有酢今餞尸三獻皆不酢而奠之是為禮有終

敖氏曰卒爵而主人不拜且奠之而不酢皆畧也南方薦右也後奠者又以次而南

世佐案鄉飲酒記云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是爵將不舉而奠於右亦變吉也

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

敖氏曰亦如之者亦及内兄弟之屬皆踊也

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蹕如初賓長洗繶爵

三獻如亞獻蹕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

敖氏曰如主人儀謂自薦脯醢至反之之外皆如之

也從從獻者也如燔之類蹕如初亦大夫先婦人後

也

郝氏曰無從無籩豆從薦也佐食取俎取乾肉實于

篚為尸饋也

世佐案儐尸之禮主人既不以肝從獻則主婦之

不以燔從可知不待言也此云無從者謂籩也上經云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是也以其繼爵而進亦得云從并此而無之禮尤殺也

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

註曰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從尸不出大門者猶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

疏曰云從尸不出大門者猶廟門外無事尸之禮者

在廟以廟為限在寢門外以大門為限正祭在廟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今餞尸在寢門外則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鄭舉正祭況之

敖氏曰哭者皆從尸者主於餞尸則宜送之亦男先女後不拜者凡主人於尸無拜送之禮惟大夫賓尸乃拜送之

郝氏曰凡尸尊于廟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至大門內止不出大門故不拜送尸出出大門賓出拜送

尸出門哭者止

註曰以餞於外大門猶廟門

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註曰送賓拜於大門外

疏曰從尸不出大門者有事尸限送賓大門外自是常禮但禮有終賓無答拜之禮也

敖氏曰主人既復位宗人告事畢賓乃出也

主婦亦拜賓

註曰女賔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内闈門如今東西掖門

大夫說絰帶于廟門外

註曰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為祔期

疏曰喪服註云大夫以上虞而受服士卒哭而受服士亦約此文而言也明旦為祔夕期之時變之因為祔期使賔知變節也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喪服之始絰帶先加故於將變之時亦先說之若受服及柱楣之類皆當為之於既徹之後此特見其始者耳

郝氏曰親始死男子麻絰帶至卒哭脫麻帶易葛帶廟門外餞畢遂脫也

世佐案丈夫兼五服之親言也既葬以其冠為受將由重而即輕去麤而用細故於是先說其絰與帶焉在首在要皆曰絰下文於婦人別言首絰則

此其要絰與男子重首乃不先說首絰者郝云易服

先輕者得之

入徹主人不與

註曰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人不與則知大夫

婦人在其中

疏曰平常祭時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則凶祭大夫婦

人亦在但齊斬不與徹耳

敖氏曰主人不與則是大夫自齊衰以下婦人自主

婦而下皆得為之矣

世佐案齊斬之服不執事鄭說必有所傳敖氏易之殆非

婦人說首絰不說帶

註曰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說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即位檀弓曰婦人不葛帶

疏曰小記云齊衰帶惡笄以終喪舉齊衰則斬衰帶不變可知男子陽多變婦人既葬直變首絰不變帶故云少變男子陽重首首在上體婦人陰重腰腰是下體故帶不變葛帶見大功小功章云時亦有說者變是文不變是質夕時同在廟門外主婦不變大功以下亦不變夕後入室可以變至祔旦以葛帶即位也引檀弓者謂齊衰婦人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既徹乃說絰下丈夫也婦人指五服之親言

也不說帶則不以葛易之間傳曰男子重首婦人重帶婦人質故於其所重者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檀弓曰婦人不葛帶是也其緦麻者此時亦不說既退則除之與

郝氏曰婦人重要經男子重首經易服先輕者故卒哭男子以葛易帶婦人以葛易首經男不脫首經婦不脫要帶至小祥男子乃去首經而帶如故婦人乃

去帶而首經如故所謂除服先除重也
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
註曰以餞尸者本為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
出
敖氏曰拾踊者謂丈夫婦人及賔也然則於餞尸之
時賔亦踊矣上記不見之者文略也
郝氏曰無尸謂殤不成喪者無尸可餞猶以室中神
几與席陳設寢門外行禮拾踊三丈夫婦人賔客更

迭踊三者三也

世佐案無尸說見上郝說非不餞則不獻尊洗籩豆折俎之屬皆無之矣云設如初者止謂几席耳

初謂席設于廟門外之西東面几在南

哭止告事畢賓出

敖氏曰其賓出以下之儀與有尸者同

張氏監本正誤云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下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唐石經剥蝕尚存

賔出二字脚可辨補字闕或亦承監本之誤

世佐案告者亦宗人也言此者見哭止之後無他

禮且與下賔出為節也

右記卒哭餞尸禮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

註曰謂士也雜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

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間

其義或殊

疏曰士三日殯三月葬皆通死日死月數是以士之卒哭在三月内大夫以上殯葬除死日死月數大夫三月葬除死月則通四月又有五虞則卒哭在五月諸侯以上可知註異人謂記者不一人故言有更端

從句讀節本

敖氏曰云遂卒哭以其與葬事相屬也

將旦而祔則薦

註曰薦謂卒哭之祭

敖氏曰此薦在三虞之夕也將以來日旦明祔神靈於廟則是時復薦于寢而告之薦謂薦脯醢而奠酒也惟主告神以祔期耳故其禮畧曩者既餞尸送神於外也今復薦於寢者以神不可測雖已送之猶不敢必其往也

郝氏曰將旦謂卒哭之明旦薦即卒哭日祭餞也

世佐案敖說以三虞與卒哭合為一事以此薦與卒哭分為二禮皆與鄭異今從鄭虞以日中卒哭

以夕皆因其節之當然而與吉祭自別矣

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

註曰卒辭卒哭之祝辭隮升也尚庶幾也不稱饎明主為告祔也

疏曰迎尸之前祝釋孝子辭云爾

敖氏曰卒謂已薦也已薦則祝告以此辭

世佐案卒辭卒祝之辭也卒辭如是則自迎尸以前之祝辭皆與虞祭同矣此特見其異者

女子曰皇祖妣某氏

註曰女孫祔於祖母

疏曰此女子謂女未嫁而死或出而歸或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家既葬祔於祖母也

世佐案其祖妣姓也此及下文又著其卒辭之異者

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

註曰不言爾曰孫婦婦差疏也 坊本孫婦下脫一婦字今據疏文補正

世佐案婦即主祭者之母若妻也謂之婦者容舅姑在則稱婦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此卒哭之祭也乃云孫婦者對所祔者而言也註云婦差疏似曲

其他辭一也

註曰來日某隮祔尚饗

疏曰其祔女子云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妣某氏尚饗其孫孫當作祔婦云來日某隮祔孫婦於皇祖姑某

氏尚饗

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

註曰饗辭勸強尸之辭也圭絜也詩曰吉圭為饎毛詩吉蠲為饎釋文云蠲舊音圭董氏逌云韓詩作吉圭　凡吉祭饗尸曰孝子

疏曰此一辭說三虞卒哭勸尸辭若祔及練祥吉祭其辭亦用此但改哀為孝耳

黄氏曰卒哭之祭是以吉祭易喪祭則合稱孝子孝孫今尚稱哀者豈孝子不忍忘其哀至祔而神之乃

稱孝歟

敖氏曰饗謂饗神也祝既釋告祔之辭主人及祝皆再拜主人出立于牖西祝立于户東如食閒主人及祝又入祝乃釋此饗辭主人及祝又再拜主人出祝乃徹之也此雖主為告祔之饗言之然凡喪祭之饗辭亦皆然耳

世佐案此饗神之辭乃三虞卒哭所通用者故記於後其實薦時先釋此辭既又釋哀薦成事之辭

然後釋卒辭也敖云既釋告祔之辭乃釋此饗辭失

其次矣

右記卒哭祭告祔之辭與饗辭

明日以其班祔

註曰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

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

廟練而遷廟

疏曰引喪服小記者彼解中猶間也一以上祖又祖

孫祔祖為正若無祖則祔于高祖以其祔必以昭穆孫與祖昭穆同故間一以上取昭穆相當者若婦則祔于夫之所祔之妃無亦間一以上若妾祔亦祔于夫之所祔之妾無則易牲祔女君也云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者案曾子問云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今祔于廟祔已復于寢若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以主祔祭訖主反于寢如祫祭訖主反廟相似故引為證也云練

而後遷廟者案文二年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是練而遷廟引之者證練乃遷廟祔遷于寢若然唯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主反于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案下文禫月逢四時吉祭之月即得在廟祭但未配而已

世佐案說見上篇

沐浴櫛搔翦

註曰彌自飾也搔當為爪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為蚤

揃揃或為鬋

郝氏曰祔祭則主人沐面浴體櫛髮搔翦手足甲稍修飾也

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

註曰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今以脰膉貶純吉今文字為折俎而說以為肵俎亦甚誣矣古文脰膉謂頭嗌也

疏曰鄭知折俎是主婦以下俎者特牲記云主婦俎

觳折佐食俎觳折少牢云主婦俎臑折是也

敖氏曰惟云取諸脰膉是不分左右皆用之矣此折

俎謂尸祝之外凡執事者之俎也阼俎亦存焉有此

俎則有致爵獻賓之禮矣曾子問曰小祥者主人練

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然則祔祭其無奠

酬之事與以專膚為俎豆取諸脰膉明不用體骨也

所以然者祔未純吉猶以左胖為神俎其右胖之體

骨則不敢以為執事者之俎實蓋辟吉祭神俎之所

用者也

郝氏曰主人以下之俎用專膚純肉無體骨俎貴骨賤肉喪貶于吉也脰膉項肉

張氏曰吉祭折俎用體骨此用膚為不同

世佐案下祝辭云用尸祭則此俎謂尸俎也尸俎取諸脰膉則自作俎已下亦以膚為之而不必取諸脰膉矣尸俎不用骨體者變于吉也虞俎用骨體以虞是喪祭且在寢無嫌與吉同祔祭在廟其

陳設儀節皆與饋食相似若并其俎而同之則純乎吉矣故宜變之

其他如饋食

註曰如特牲饋食之事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肵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

疏曰上文有俎則夫婦致爵以祔時變麻服葛其辭稱孝夫婦致爵與特牲同註或云以下鄭君以經文

破當時左胖祔之說也從句讀節本

敖氏曰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用嗣尸

註曰虞祔尚質未暇筮尸

疏曰言用嗣尸則從虞以至祔祭唯用一尸而已練祥則筮尸故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

敖氏曰嗣尸主人子行之次於為虞尸者也以次相

繼而用之故曰嗣虞祔異尸者若曰吉凶不可相因然

世佐案嗣尸者以次相繼而為尸也虞卒哭之尸一而已至于祔祭則亡者與亡者之祖必異尸皆以亡者之孫行為之長為亡者祖尸其次為亡者尸昭穆同也孫可以為王父尸玄孫亦可以為高祖尸

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

註曰稱孝者吉祭

敖氏曰此祭兩告之而辭乃惟以孝子為稱者蓋主於祔者也自此以下亦皆祝祝之辭

郝氏曰曰以下祔祭之祝辭稱孝子變于哀也孝顯相助祭者皆孝也

用尹祭

註曰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

世佐案此不言牲號而云尹祭指專膚而言也

嘉薦普淖普薦溲酒

註曰普薦鉶羹不稱牲記其異者

郝氏曰普薦祖孫共薦下辭云爾祖爾孫是也

世佐案普淖說見上普薦蓋因上文而衍也云嘉薦而不云香合豆敦之屬皆在薦中也云溲酒而不用明齊者則是禮不用醴可知矣

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

註曰欲其祔合兩告之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

疏曰欲使死者祔於皇祖又使皇祖與死者合食故須兩告之是以告死者曰適爾皇祖某甫謂皇祖曰隮祔爾孫某甫二者俱饗是其兩告也

黄氏曰卒哭有饗辭此祔禮既有尸則勸尸亦合有

饗辭今案卒哭饗辭註云祔及練祥不同但改哀爲
孝耳則其詞當曰孝子某圭爲而孝薦之享練祥同
敖氏曰兩告之是兩祭之也兩祭之而用一尸且不
別設几席薦饌蓋祭禮或當然也
世佐案此詞蓋分告之也先諸亡者神前祝曰孝
子某云云適爾皇祖某甫尚饗祝畢復詣亡者祖
神前祝曰孝孫某云云以隮祔爾孫某甫尚享其
尸及几席之屬皆二生而同牢死而同几同尸者

夫婦也餘則否敖說非

右記祔祭之禮

賀氏循曰卒哭祭之明日以其班祔於祖廟各以昭穆之次各有牲牢所用如卒哭儀今無廟其儀於各堂設亡者祖坐東向又為亡者坐於北少退平明持饌具設及主人之節皆如卒哭儀先向祖座拜次向祔座拜訖西面南上伏哭主人進酌祖座祝曰曾孫某敢用潔牲嘉薦於曾祖某君以隮祔某君之孫某

又酌亡者座祝曰哀子某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嘉薦祔事于皇祖某君適明祖某君尚享皆起再拜伏哭盡哀復各再拜以次出妻妾婦女以次向神座再拜訖南向東上巽等少退哭盡哀各再拜還房遂徹之自祔之後唯朔日月半殷奠而已其饌如來時儀即日徹之

世佐案此蓋參酌古禮而為之者其禮雖不能盡與古合然以是考之則其神座及祝辭之次第亦

略可觀矣

朞而小祥

註曰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

杜氏佑曰周制士喪周而小祥筮日筮尸視濯皆腰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又曰周之喪二年也故周祭禮也周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十三月而練冠又云周之喪十一月而練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

之酢也齊之衆賓兄弟皆啐之既練居外寢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寢有席練冠縓緣腰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所除服者先重易服者易輕者又云練練衣黄裏縓緣葛腰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

張子曰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者之主而告新死者以將遷于此廟也既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

寢而祖亦未遷此至于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于其廟

黄氏曰横渠之説如此鄭註亦然旣因練而遷則必易檐改塗而後遷穀梁疏乃謂壞廟在三年則失之矣

敖氏曰三年之喪至期而凶服或有所除故謂之祥再期而祭祀辭乃曰祥事則此未得正謂之祥也故以小言之自此以下之祭皆於祖廟時祭新死者不

復及其皇祖與祔異

郝氏曰朞滿十二月一歲之期小祥十三月之祭

曰薦此常事

註曰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朞而祭禮也

敖氏曰此見其與祔辭之異者耳當云敢用某物薦

此常事于皇考某甫也

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

杜氏曰周制自小祥又周而大祥吉服而筮尸主人

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又曰祥而縞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大祥有醯醬居復寢素縞麻衣其祭時尸酢主人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敖氏曰凶事至是盡除故曰大祥而其辭曰祥事言大者對小之稱

郝氏曰又朞二十四月大祥二十五月之祭

中月而禫

註曰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

孔氏曰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閒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閒同又文

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而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為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為母為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為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為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為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

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為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為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為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

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别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為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歳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

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為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似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

後方將作樂釋其内無哭者之意非謂即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後御言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堊室復殯宫之寢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為之其祝辭猶不稱以某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黄氏曰疏文所辨禫祭月日正請禮者所當考元繫於孟獻子禫而不樂之下今移于此庶學者易於檢尋也

杜氏曰祥禫之義案儀禮云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

月為閒月王肅以中月為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為之者也案鄭學之徒不云二十五月六月七月之中無存省之樂也但論非是禫後復吉所作正樂耳故鄭註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云爾以存樂也君子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三年不為禮禮必壞故祥日而存之非有心取適而作樂三年之喪君子居之若駟之過隙故雖以存省之時猶不能成樂是以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禮記所云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衰絰與堊室耳餘哀未盡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伯叔無禮十三月而除為母妻有禫則

十五月而畢為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為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周斷者禫不在周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此特為重喪加之以禫非論其正祥除之義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宗王者案禮記云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案王學之徒難曰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作樂則二十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七

月三月之中不得作樂者何得禮記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又喪大記云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皆禫月有樂之義豈合二十八月然始樂乎鄭學之徒嫌祥禫同月卜用遠日無中月之義者祥禫之祭雖用遠日若卜遠日不吉則卜近日若卜近得吉便有中月之義也所以知卜遠不得吉得用近日者以吉祭之時卜近不吉得卜遠日故禮記云旬之内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特牲饋食云近日不吉則筮遠日若吉事得用遠則凶事得用近故有中月之義也禮記作樂之文或在禫月或在異月者正以祥禫之祭或在月中或在月末故也喪事先遠日不吉則小月初禫在月中則得作樂此喪大記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故孟獻子禫懸而不樂之類皆是也祥之日鼓琴者特是存樂之義非禫後之樂也

夫人倫之道以德為本至德以

孝為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身滅性其衆庶有朝喪暮廢者則禽獸之不若中代聖人緣中人之情為作制節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至重者斬衰以周斷後代君子居喪以周若駟之過隙而加崇以再周焉禮記云再周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至於祥禫之節焚熱之除其文不備先儒所議互有長短遂使歷代習禮之家翻為聚訟各執所見四海不同此皆不本禮情而求其理故也夫喪本至重以周

斷後代崇加以再周豈非君子欲重其情而彰孝道者也何乃惜一月之禫而不加之以膠柱於二十五月者哉或云孝子有終身之憂何須過聖人之制者二十七月之制行尚矣遵鄭者乃過禮而重情遵王者則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為孝乎且練祥禫之制者本於哀情不可頓去而漸殺也故間傳云再周而禫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中猶間也謂大祥祭後間一月而禫也據文勢足知除服後一

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禫服今俗所行禫則六旬既祥縞麻闕而不服稽諸制度失之甚矣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世佐案鄭王二說各有所據未易評定得失然親喪外除餘哀未忘于內禮之正也孝子之執親之喪也哀慕人情終身焉而已三年若駟之過隙也

至于變除之節與其過而除也毋寧過而服之此二十七月之制所以為萬世遵行與若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豈稱情而立文之謂哉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註曰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疏曰禫祭仍在寢此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於廟行四時之祭於羣廟而猶未得以其妃配哀未忘若喪中然也言猶者如祥祭以前不以妃配也案禮記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則大祥之祭仍從喪事先用遠日下旬為之此禫言澹然平安

張子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

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為一所可也

或問朱子曰頃看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

遂不得配享可乎朱子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　又曰夫婦之義如乾之與坤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夫不容有二况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失之於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况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令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黄氏曰案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祖姑有二人皆得祔於廟則其中必有再娶者則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未詳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也

敖氏曰禫之月即安祭所以安神大戴記言諸侯遷廟事畢乃擇日而祭焉正此意也至是方云吉祭則於祔云其他如饋食者亦大約言之耳猶未配謂孝子之母雖先其父而卒者此時猶未以之配祭也蓋

此祭主於安其父之神靈故不及其母與所謂薦其

歲事者不同也

郝氏曰吉祭即禫祭也未配新主猶祔祖未入新廟

與其配專祀也夫婦合祀曰配　又曰親初喪設主

殯宮三月既葬卒哭以主祔于祖廟時新宮未作無

專祀故不忍即以鬼神事之也故練祥等祭皆無配

三年喪畢新宮成遷主禰廟始有配饗禫祭時主猶

在祖

世佐案别云是月則吉祭與禫祭同月而異日明矣吉祭謂以吉禮祀今亡者于廟也前此者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爵皆未吉也至此純以吉禮行之故曰吉祭一月而兩祭者禫尚在寢吉祭則以其新遷于廟而為是祭以妥其神也配謂以其妃之先卒者合食也婦人無廟其妃之先卒者鄉祔于皇祖姑今其夫遷廟之後乃合食焉是則所謂配也未配則祭考而已不及其妣也未配

之義有二一則以其在二十七月之内未忍純以鬼神之道事之一則喪三年不祭是時羣廟之祭猶未舉固不得而獨私其母也葢此祭為新遷廟者不為舊在廟者至于羣廟之祭則必待三年喪畢二十八月而後行之也疏以此祭為祭羣廟非又案此疏云禫祭仍在寢左傳服註云特祀於主謂在寢烝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焉穀梁傳疏亦云壞廟在三年喪終是皆

謂遷廟之節後于禫祭也張子從鄭義練而遷廟與賈服不同今以孔子善殷練而祔之意推之當以賈服說為正

右記小祥大祥禫祭吉祭之節